

一条河拦住贵州加榜乡发展之路

枯水时，需要蹚水过独木桥 涨水时，上学的路就中断了
乡亲们渴望建座爱心桥，它承载着山里人的希望和未来
东南商报发起特别行动：在遥远贵州的污养河上建一座体现大爱的宁波桥



暑假期间，有位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做公益支教活动的志愿者，向东南商报新闻热线 87270000 求助：从江县加榜乡有一条污养河，湍急的河水将这个偏远穷困的小乡镇劈成了两半，由于河上没有桥，如果是枯水期，乡里有 3000 多人和 200 多个孩子蹚水过河，才能到几公里外河对岸的乡政府和中心学校办事、上学；而遇到涨水，两岸交通中断，孩子们只能被迫停学。

这里的苗族乡亲们和孩子们渴望有一座桥，它不长，只需 30 多米。它沟通的，不仅是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更承载着加榜乡未来的希望，请好心人能够帮帮他们。

一座桥如果真的可以改变一方水土的未来，这可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。从江县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，加榜乡的孩子们是怎样蹚水渡河的，污养河两岸乡亲们的生活是怎样的……带着一个问号，我们踏上了飞往贵阳的航班。

记者 王存政 范洪



6岁的黄连花在过河时不慎跌倒。 记者 范洪 摄

沿途村寨和壮美的加榜梯田

一大早，我们踏上了去加榜乡的路途，一路都是曲曲折折的山路，层层叠叠的梯田。

群山脚下，往往会窝着一个个村寨：寨寨很好辨别，因为每个寨子里都有像塔一样的鼓楼，而苗寨则更靠近山腰、山顶的地方，寨子往往不大，住着百来户人家，房屋全是木瓦

结构黑褐色的吊脚楼。

梯田，是我们在一路上看到最多，也是感觉最震撼的景色。陪同我们的加榜乡党委副书记欧光亮是土生土长的从江人，他说，加榜梯田面积近万亩，连绵近 30 公里，犹如通向云间的天梯。一年四季，会展现出不同的让人流连的奇绝景致。

一座被大河拦住去路的贫困乡

皮卡车开了两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加榜乡。从这里前往污养村，还有七八公里山路，只不过，由于是泥路，本身就不平坦，山雨一来，更是崎岖难行。除了步行，摩托车就成了当地的主要交通工具。

颠簸着走了 1 小时，终于到了此行的目的地——污养河畔的污养村。“污养”在苗语中的意思是“有水的寨子”。眼前的污养河水也并不“污”，由于上游没有人居，河水异常清澈，苗家人是直接取来喝的。

如果绕道步行走到对岸需要一天

眼下，污养河正处于枯水期，河底露出了石头，当地人只要在河滩上支起几段木头，每段大约四五米，就能勉强通过，如果是蹚水，深度仅有半人高。一旦涨水，这里就有两三米深，加之水急，不架桥则几乎无法通行。

“现在枯水，大家勉强能过河，

但每个月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天数涨水，河是不能过人的，尤其是 3 到 6 月份，水势大时，就有 20 多天不能过河。”韦老革说，如果不能过河，就意味着两岸往来的中断，因为如果要从周边的乡镇绕到河对岸，最快也需要四五个小时的车程，步行，则往往需要 1 天甚至更长时间。

孩子其实是影响最大的群体

时间已是中午时分，由于正处农闲，听说我们是来实地查看造桥事宜的，分居两岸的污养和平妹两个村的许多男女老少都赶了过来，还带来了蔬菜、猪肉和糯米饭、糯稻酒，在污养河湾的石滩上生起了火，拉住我们一定要吃了饭再走。

石滩上，稍微高起点的石块，就是天然的桌椅；洒在冰冷的河水里冰镇，那是天然的冰箱；再添上几双碗筷，肉和菜都放在火上烤，就是天然的灶台。

和我们一桌的污养村村民黄金太今年 36 岁，他一家三口，靠种地为生。农闲时，他会和村里人一起坐火车到广东去种甘蔗，一天大概有 100 元的收入，除了种地和外出打工，他们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。“我们村有的人家地在对岸，对岸平妹村有的人家地在这边。农忙时，碰上河水涨了，一连几天不退，只能干着急。”

“这算啥哦。”到乡里买东西、到信用社取钱、办个事都不方便，这样经济还怎么发展？住在河西平妹村的王明书，对渡河难显得感触更深。37 岁的他以前在浙江永康打工，由于常年出门在外，有点见识。今年，村里让他留下，开一家经销防盗门和五金的小店，一方面帮着村里盖房解决点实际困难，另一方面也给村民们脱贫致富提供个榜样。

“其实最耽误的，还是孩子。”王明书的这句话，围拢的村民们听了都纷纷点头，渡河除了对孩子来说是个安全隐患，更重要的是，由于全乡只有一个中心学校，也就是说，河西村高小、初中的 200 多个孩子只能渡河到河东的乡里读书，如果遇到涨水，几乎就有一半的孩子不能去上课，因此，加榜中心学校各年级的课，总是上得断断续续，教学质量和进度都很难保证。

“我们这里很落后，教育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”污养村村民韦忠科叹了口气说，这座桥，能让全乡的孩子上学有保障，甚至可以说，有了这座桥，加榜乡就有了希望。

无力负担的一座水泥桥

“村里包括乡里，不是不想造这座桥。”村办会计黄小高插话道，但我们经济条件实在比较差，又没有企业税收，微薄的财政收入仅能勉强维持政府常规的开支，根本就没有能力再做更多的事。

乡党委副书记欧光亮表示，他们曾经找县里的农村公路勘察设计室，到实地进行过勘察，也设计了一座水泥石拱桥，这座长 34 米、宽 8 米的桥可以将两岸的公路连接起来，加上两岸连接的道路以及边护栏等一些其他设施，需要近 80 万元的造价。

“我们反复测算过，乡里出人工和一些木料等建材，再问县里要一些水泥，加在一起值 20 万元。”欧光亮掰着指头，还有 60 万元缺口，这对加榜乡来说，是个难以承受的大数字。

正说着，河西来了几个孩子从这里渡河，年龄稍大一些的，选择走独木桥，个子小点的，看了半天不敢走，还是选择蹚水过河。走到河中央，水淹过孩子的腰部，有的孩子怕弄湿了背着的书包，把书包举过头顶。

突然，一个黄色上衣、红色裤子的小女孩，整个人在河里滑倒，幸好被小伙伴拉住。女孩成了落汤鸡。

“水冷吗？”我们问。

“天热，没关系，我会水，没得关系。”女孩腼腆地回答。

她叫黄连花，今年 6 岁了，由于住在河边，和小伙伴渡河早已司空见惯。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，能渡河按时到校上学，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。